

中國大學生與他們的大學

石信天著 陳愛潔譯

在中國，人們稱我為「外國專家」，因為我受聘於大學主持外語課程。過去十年，我先後在五處不同的地方教學。不要以為人們喜歡轉變，這只是中國當局恐防我們這些「外國專家」會在同事和學生中間產生影響力。他們無視我們在確保工作質素方面的需要，總是每兩年請我們轉一轉，以避免出現任何思想或政治上的「污染」。

天安門屠殺已成歷史

當我告訴西方人士，在一九九六年，學生們已不再想起天安門屠殺，也不打算計劃參與任何新示

威時，他們都感到難過。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晚上，很多學生對我說：「公安當局處於戒備狀態，但他們又將是徒勞的，因為不會發生任何事。」講話的那些學生，在「事件」發生時只有十二歲。想法較為清晰的學生，則認為當時的學生與當局對抗是錯誤的，因為這迫使政府攻擊他們。接著，一位曾經示威的學生低聲說，「對付這樣的政府，對抗是不值得的，因為雙方會因而愈益要鞏固自己的立場，而較弱的一方終被壓倒。然而，要爭取自由，最好是採取循序漸進、不動聲色但卻堅定的途徑。這樣，政府才不會丟臉，而我們在達致目標時也無需流血！」

「他誠然沒有錯。」

學生的經濟生活漸見寬裕

隨著經濟條件改善，學生的生活水平亦相繼提高。他們有更多零用錢，也有更多辦法賺取外快，他們的物質生活因而更加寬裕。我們可從他們日常的飲食和服飾看到這一點。此外，我們常看到學生在餐館用膳，乘計程車，並在週六晚出外跳舞。即使在僅僅五年前，這種情形也屬罕見！

我們還必須補充一句，就是連大學的招生方法也改變了。以前，大多數學生是依靠獎學金的。他們出身寒微，能夠唸大學實是極好的機會。現在，單是每年的學費，就已超過三千元人民幣，還有衣食和零用錢等開支。所以，只有較富裕的家庭才能負擔得起。這些年輕人不大在意於從這難得的機會中獲益。他們的積極性較低，在學業上也比較不專心。在城中或校園附近有更多娛樂活動，而他們也樂於花費於此。

教授的薪酬往往偏低

隨著每年有數以千計學生要支付二千元以上的學費，大學和學院的財政狀況理論上應有所改善。然而，事實並非如此。中國教授的薪酬仍十分低。即使教學多年，他們的收入相比沒有任何學術資格的工人還少。因此，很多人爲了幫補每月的入息，就要兼職或接受額外工作，例如：教授特別課程、翻譯，以至文書工作。這樣，他們的工作的質素不免受到影響。他們滿足於每年教授同一課程；他們從沒有時間接見學生，連做研究工作的時間也沒有。學生公開表示不願意當老師。一般說來，這情況已擾亂目前的教育水準和大學的前途。

然而，政府對知識份子的不信任是可理解的，他們傾向於成立反思問題的中心，對目前的政治形勢提出疑問，甚至採納一些激進的觀點。因此，當局寧願繼續維持現狀，讓教授們忙碌，好使他們避免這些「風險」。

「外國專家」的財政狀況也不見得有所改善。曾經有過一個時期，雖然只有一千元的入息，也不感到匱乏，而且可經常省下一點錢來。現在，即使有三千元的收入，也不生活得寬裕。我的一些學生剛出來工作一年，他們所賺的錢經已比我多。專家們的購買能力縮減，生活水平也下降。真正的教授對於在中國教學再不感興趣，因此，現時校方得聘請幾乎任何人來任教，包括：比中國學生還年輕的畢業生；那些希望多做幾年工作的退休人士；那些只作短期逗留的人；那些恐怕一旦回家後便失業的人。

隨著教育水平下降，不管是華籍或是外籍老師，他們的情形無疑是每況愈下。在這環境中，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學生。但矛盾的是，恰巧他們要付出愈來愈多的金錢。

西方熱持續不減

品嚐西方事物的風氣仍很盛。晚上，我們在校

園裡遇到中國學生講外語，或耳朵貼著收音機聆聽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。西方風格和品味的音樂、衣著、髮型都廣受歡迎。在宿舍裡，人人傳閱美語、法語，或西班牙語雜誌，然後由小販出售。我們也遇見很多年輕人準備出國留學。這是十分時尚的！其中少數人很認真地講論這事，並可能在適當的時間內實現他們的願望。然而，大多數人是不會出國的。他們僅僅談及自己的家庭關係，家人如何支付費用，如何辦理手續等，已經感到滿足。他們擁抱著一個美麗的梦想，那怕只是短暫一刻，也樂於逃避沉悶的現實。在這環境下，從孩提開始便要接受的馬克思教育，也不帶來多少衝擊。這不過是要好好緊記著的一課，為能在考試中獲得良好的成績，並考上大學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就沒多大影響。學生們很容易知道，這是無用的和徒勞的科目，徒然令到考試時間表排得密密麻麻的學期末更加令人吃不消。然而，對那些不太聰明的學生來說，在政治科考取好成績，可能就是他們最後的希望。

不排除與當局合作

奇怪的是，雖然馬克思信仰危機十分普遍，每年仍有很多學生加入共產黨，每班總有兩或三人。其實，入黨的動機也改變了。以下是我所觀察到的有關情況。直到一九八九年，仍有年輕人相信共產主義理想，也有人支持共產黨，因為共產理想合乎他們的渴望。也有人支持著黨，因為他們總有些東西是需要當局寬免的。我尤其想到那些參與過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。一批「童子軍」便隨之而出現。從理智的角度看，他們並非最優秀的學生，而是大方和馴服的一群。政治監察員會將他們評為行為良好及純品。「童子軍」是我們為針對享樂而提出的一類年輕人，他們也因此得到這名稱。

然而，現時卻是「營利者」的年代。共產主義理想已遭人遺忘，但人們仍重視因擁護共產黨而獲得的利益。有些人加入共產黨，是希望藉此找到喜歡的工作，好的單位，以及能在社會上得到迅速晉

升。當然，這類黨員一直都存在著，但看來現時他們佔大多數。一名沒有個人信仰的男青年，因為剛加入共產黨而受到同學們責備。但他從容地回答說：「當你找工作時，便會知道我做得對！」最近，一位女青年問我，可否一方面擁護共產黨，另一方面領洗成爲基督徒。當聽到我的答案是否定時，她感到驚訝。她向我保證，即使她成爲黨員，她的生活方式，或她內心深處的信念，都不會有絲毫改變的。顯然，在她心裡，馬克思與耶穌並不相競爭。她似乎沒有想過誠信這概念。

現在，我們來到問題的核心，這使很多西方人士都感到驚訝。對於生活的整合所需某些原則，中國學生抱持不同的想法。就他們的生活而言，中國學生是非常實際的，他們採納凡對自己具有真實價值的事物，至於其餘的，他們並不介意，也不擔心能否落實把自己吸收的各種思想元素協調和綜合。但這些元素有時甚至是互相排斥的！他們既抱怨政治考試，但同時可爲了獲得額外的利益而向舉辦這些

考試的政治監察員卑躬屈膝。一些被派往海外修讀特別科目的學生，從不透露自己是共產黨員。他們只顧衡量形勢，換言之，就是衡量這些資料可能帶來的利弊。西方人士很快就將這種態度歸類為不誠實或虛偽。但另一方面，中國人就把這種態度視為一種能力，懂得如何善用一切有利條件以求成功，或至少維繫某一圈子的朋友。正如很多始終支持國民黨的台灣人，仍自如地在中國大陸投資一樣。

大學生面對的三項理想

中國學生也尋找著理想。他們知道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虛，希望在人生中找到一點意義，讓自已熱衷於一個重要的目標。在此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面對三項可能出現的理想：

一·再三向年輕人重申馬克思主義。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感到興趣，因為這是一種在社會向上爬的方法，但作為一個理想，就沒有吸引力了。它看來是一種過時的意識型態。它引起父母和老教授的共

鳴，而且也必須受到尊重，因為這是一種門面，瓦解得很緩慢。在中國，它仍會存在一段時間。但是，作為一個理想，它現在已不能推動人民，帶給他們幸福或解答人生的重要問題。

二·愛國主義是官方向年輕人提出的另一項理想。當局向他們展示，古今男女英雄如何為了維護國家的聲譽，為了國家的發展，完全奉獻自己。當局提出的模範就是雷鋒；他是一位英勇的軍人，為人民服務，而且還很年輕時就去世。起初，這種愛國主義推動了學生。大學一年級的青年男女要清理校園的野草、種植樹木、清潔宿舍和食堂，他們當中有人是懷著滿腔熱誠的。但是，這份熱誠並不持久，因為前輩們的態度十分消極；其他學生的漠不關心，甚至冷嘲熱諷；在找工作時遇到的不公義；幹部的貪污；黨員所擁有的特權等；這一切很快使他們感到沮喪，甚至最熱誠的也感失望。他們繼續重覆學到的口號，卻沒有任何信念。

然而，這裡也有一個例外的情況，就是一些專

門研究外國或外交關係的大學。這裡的愛國熱誠比其他地方較為濃厚，因為在此較容易具體地衡量那些來自西方、日本和南韓的挑戰。因此，建立愛國主義是非常重要的。

三·另一項理想是針對年輕的中國人，透過電影、西方小說，以及在中國居住的歐美商人而灌輸給他們。這是西方資產階級理想：由於薪酬好，我們就在一個能盡情地消費的世界裡，在一個能滿足我們家庭的一切需要，甚至怪念頭的世界裡，尋求物質的寬裕和心情的舒暢。如果我們未能即時買到最昂貴的電器：冰箱、空調、汽車，我們就節衣縮食。這是工作的動機。這種生活風格普遍在香港和台灣盛行。這理想並不抵觸北京現時鼓勵人民致富的經濟政策。在一些較發達的地區，例如廣東和福建，這想法頗成功地切合那些渴望舒適生活的年輕夫婦。他們覺得只要勤力工作，就能獲得安居樂業的一切所需。在較發達的省份，興起了中產階級。但是，以此作為理想是絕對錯誤的。對於生活在較

貧窮省份的人來說，這些理想似乎沒可能實現，因為只購買一台電視，就可能花掉家裡多年的積蓄。此外，它也不能滿足人最深的期望。即使富有的人很快就意識到，金錢是不能填補內心的空虛的。

在較富裕的省份，有愈來愈多私立大學。他們也開始注意到這情況。這些大學的註冊費和學費是過高的，只有富戶人家才能負擔。他們認為子女可在這些大學獲得較佳的教育，更妥善地準備日後的職業和家庭生活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這些學生是「爸爸的孩子」，他們有錢，卻缺乏感情。他們常感到寂寞，也變得難於與人相處。他們慣於受人服侍，對人的要求十分高。但是，校方較熱衷於財政收益，而不是教育和教學法。因此，他們為學生提供舒適的物質生活，但講學的內容和方法只屬平庸。教育問題不受到關注，更不用說當中很多學生正經驗著精神空虛。

有一點是肯定的，就是一個富裕的階級正在湧現。這階級的人要求高，也具影響力。他們比起窮

人處於一個較有利的位置，可以表達他們的不滿，迫使政府改變其不足的教育政策，也要求他們改變教導人民的方法。

尋求更能令人滿意的理想

那些多思考的學生們開始談及人性的實現、幸福的追求，以及生命的意義。他們尋求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理想，換言之，能實現他們最深的理想。根據這種情況，我們可了解為甚麼現時愈來愈多學生接受基督信仰。對他們而言，這是一套新穎而嚴謹的教義，要求他們內心的皈依。面對中國目前的種種禍害，即不容異己、貪污、不正義、裙帶關係、不尊重人權等，基督徒信仰提出糾正的方法。他們認為基督教來自西方，並由一群具影響力的外國專家（尤其是說英語的專家）真誠地活出來。事實上，某些西方教授雖沒有進行任何宣傳，卻透過真誠地為福音作見證，而向青年介紹了自己的信仰。他們自然吸引學生，並很簡單地讓他們發現基督，

即賦予生命意義、生氣和啓迪的基督。還有一個新現象，就是一些年輕的中國教授加入學生的行列，並參與祈禱聚會。

結語

中國仍須改革高等教育。為了成爲一個現代國家，中國也必須使教育工具現代化。這是當前急務，因爲好的教授雖然仍很健壯，但亦漸趨老邁，而年輕一代遲遲未能接替他們。教育的内容遠遠未能配合現今世界的需要。它仍固守嚴格的形式，沒有吸引力，也不合時宜。各方面也沒有進行研究工作，以刺激進步。教育既不強調培養學生的勝任能力，也不強調專門化的重要性。馬克思宣傳屬於另一時代，它藐視最普通人的判斷力，也助長幼稚行爲。教育應是「世俗化」，脫離政治，並向世界和現代思想大潮流開放。中國人是如此聰明，如此能幹，值得爲青年的教育而擁有更高素質的大學。這關乎中國如何以最佳的條件，進入廿一世紀。 □